

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在乡土社会的存在与意义（四）

——民间传承中的抢花炮

李志清

摘要：抢花炮在桂北侗乡的传承体现了当地民众的需要和民间精英的需要，同时又与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关联，在这种仪式性体育活动的传承过程中体现着民族的信仰文化，折射出当地的文化特征和社会文化的变迁。通过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的传承可以透视社会、文化及民族性格。仪式性体育活动是传承和再生产地方性知识的重要载体。

关键词：仪式；少数民族体育；传承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207(2007)01-0001-07

Exist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Ritual Ethnic Sports in Rural Society (4)

---Firework-Snatching, a Folk Heritage

LI Zhi-qi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heritage of firework-snatching in Dong Minority Area of north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reflects the demands of local people and elites. And it correlates with local social economy. The heritage of ritual sports activities features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belief and reflect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s of local society. The society, cul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can be seen through the heritage of ritual minority sports. This kind of sports is the important carrier of heritage and reproduction of local knowledge.

Key words: ritual; minority sports; heritage

当今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处在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传统文化、传统生活面临全方位的冲击，一些文化现象在消亡、一些文化现象发生变异，许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呈现循环再生和再造现象。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历史与政治经济，能够对保护和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使少数民族文化朝着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有所贡献。本文的目的不在详尽描述抢花炮的传承过程本身而在于怎么样来认识它的传承，着重于理解人们为什么传承这项活动，是什么驱使人们的行动，通过抢花炮这一仪式性乡土体育活动透视社会、文化及民族性格，探讨这种活动背后代表着的民俗力量以及仪式性体育活动在传承和再生产这种地方性知识中所体现的价值。

1 社会心理基础

1.1 信仰同时务实——信而不迷的精神状态



图1 桥头的土地神龛(程阳) 图2 村口的土地神龛(林溪)

“人类是精神性的动物。自有人类以来，便有崇拜神祇的活动”^[1]。在远古时代，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知识贫乏，人们不能理解和驾驭自然力量及社会力量时，在惶惑、恐惧、幻想之中自然地使用“万物有灵论”的原始思维，认为自然界许多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事物都存在着跟人一样的活动思想和欲望^[2]。他们创造了神灵并把希望和力量寄寓于神灵。信仰和崇拜需要物化的形式，许多少数民族体育活动最初就是作为一种求神拜祖的祭祀仪式和活动而创作的。人们举行各种仪式以求神灵欢娱、降福祛恶，由此得到精神安慰或受到鼓舞。

桂北侗族社区存在着许多民间信仰。侗族信仰多神，崇拜自然物，古树、巨石、水井、桥梁均属崇拜对象。创立村寨的始祖母“萨岁”是他们的至高神灵，祭祀土地神在桂北侗族地区也十分普遍（见图1、2）。

在穆斯林的传说里，有一个“信仰真主，同时拴住你的骆驼”的故事，说明穆斯林在务实中信仰，在信仰中务实的生存智能。侗乡人也具有“在务实中信仰，在信仰中务实”的生存智能。体现侗乡人信仰同时务实的事例有许多，“火警时开萨岁门”——老人到萨坛举行仪式，年轻人则去救火；勒转的炸弹钟都是极好的“信仰同时务实”的例证^[3]。在侗乡调查所见所闻的许多生动事例^[4]说明人们的观

收稿日期：2007-0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TY004）；上海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4ESH001）

作者简介：李志清（1961~），女，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民间体育人文社会学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



念中有“神”，但并未达到神权统治的程度，人们没有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信仰活动而放弃现实的努力造成个人或家庭的悲剧，甚至会利用别人的迷信谋自己的利益。信仰同时务实，是此地村民的心理写照，抢花炮如此受欢迎，与抢花炮能够满足村民这种“信仰同时务实”的心理需求不无关系。花炮是一种信仰载体^[31]，它代表了人们最期望获得的好运，但这好运你不去“抢”是没有的，去“抢”的人都有得到的机会，因此人们热爱它。

1.2 人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原始民主的思想观念

侗族有着浓郁的原始民主自治的理念，曾长期保留着古老的带有原始文明的民主社会形态，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形式上与今天的村民自治极为类似的原始民主自治制度，被称为“没有国王的王国”^[5]。侗族的“侗款制”是原始民主自治制度程度较高、历史上保留得比较完整、延续时间比较久远的原始民主制度。“款首”是办事公道、熟悉款约、经验丰富、在村寨中德高望重的人，由群众选举产生，他们管理本区域的一切事物，但没有特权也无报酬——借用笔者调查过程中老人的话“报酬就是把村寨管理好”。无论是款民还是款首，人人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违背款约者一律受到应有的惩罚。新中国成立后，侗族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侗款组织的社会功能大大萎缩以致逐渐消失，但长久以来在民族心理中形成的款文化依然朴素地影响着今天的侗族社会^[6]。人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这种原始民主的思想观念渗透在侗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娱乐活动中也表现为创造人人都有参与机会，人人都有参与资格，人人都有参与能力的活动。在桂北侗乡，花炮节活动是全民性的，这种体育活动的规则原始而简单，抢花炮过程中的技巧也是人们生活当中的身体技能，无须进行特殊的训练和学习就能直接参与其中，抢花炮也不做人员限制，大家都有机会参与。花炮会期是一年一度的群众性的娱乐形式，不分地区，不分民族，到了会期那天，本乡各寨、各团体、各行业都可参加抢炮，外乡外县甚至外省也可以参加抢炮。人人享有平等的抢炮机会和权利，这是表现在抢花炮活动中的原始民主观念，是与他们社会生活中的原始民主的道德信念和秩序相一致的。

现代体育竞技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加入到竞技行列之中，大多数人只能做旁观者加油助威，乡土生活中的传统体育活动则是一种全民性的聚会与狂欢，每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展示自己的风采和技能。仪式性的集体性体育活动，既是表达信仰的途径，又关乎集体的荣誉，因此能激发村民最大的参与热情，具有广泛的号召力与影响力，成为族群建构与族群凝聚的形式，也能够提高其成员的自信心和竞争意识，增强社区的活力。

1.3 常与非常的转换——乡民的生活节律

春秋时期子贡参加了一次腊祭庆典之后对孔子说“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孔子的回答运用射箭的道理把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社会本质形象地表述为“张”与“弛”^[7]，说明“弓一张一弛，喻民劳逸相参，调之以道，化之以礼，则文武治民之道也”^[8]。“张弛”理论也揭示了工作与休闲、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本质。人类普遍存在消遣、玩乐、倒换原有的生活经验的需要。正是这一需要，促使人们创造竞技游戏和体育娱乐。节日庆典为人

们提供了从日常例行的生活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同时，节日仪式中的各项活动会让人产生非同一般的感受，使人们原有的日复一日的生活得以焕新，进入一种异于平常的生活状态。

仪式性体育活动使人们从身体到心理得到宣泄和放松，对于保持人们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涂尔干说，仪式活动使人们体验到两个世界：一个是他们每天“无精打采地生活着的世界”，另一个是使他们“像触了电一样直到疯狂程度时才能够进入的世界”，前者是世俗的世界，后者是神圣的世界^[9]。花炮节是桂北侗乡一年中最热闹、最疯狂的日子，到处可以听到芦笙、多耶，到处都是穿着新衣服的侗家人，姑娘压在箱底的银饰都戴出来了……街道难得挂起了广告横幅，整个村落充满了欢腾的喜庆和活力，青年们专门等到会期结束再出去打工。对于偏僻侗乡的民众来说，在花炮节这样的狂欢节庆当中，他们平时“无精打采”的生活得到彻底的改变，这对他们是一种精神的调节。笔者曾经在花炮节和节日过后两个时段到各田野调查点，亲身体会到节日期间山村的热闹、喧嚣、人们身穿新衣的亮丽和狂欢亢奋的情绪与日常村寨的安静、灰暗、乏味形成的极大反差。只有两种时段都在山村生活过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人们为什么对这一节庆倾注那么大的热情。长年生活在贫困、闭塞山区的村民有着强烈的娱乐的需求，欢悦的体育节庆活动成为他们满足生存，享受生活和发展生产的基本需要。人们通过体育活动调节心理情感，使自己的心理更加丰富和充实。许多人谈到抢花炮都说都是为了“搞热闹”：梅林2004年抢花炮的头炮得主石老金组建了5个队去抢花炮，抢花炮前夜他们在一起商量的时候，大家都说“一定要抢一个炮，给寨子安排点喜事”；花炮节的时候问程阳小孩“为什么喜欢花炮节？”得到的回答都是“人多热闹。”古宜花炮组委员会主任老黄对笔者谈起的“农民的职业病”更深刻地反映了农民的娱乐需求。他说，“古宜花炮节期间的七八台戏都是乡下的群众义务演出的，组委会只是给点宵夜，只管饭，演完两三天，他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就给集体的一个红包，比如100块，来人多的就给200块，组委会帮他们安排住教室，他们是很乐意的，他们认为我们做的已经足够了，他们还想来的，发自内心的。他们说，‘你们让我们来，只要给我们安排吃的、住的就可以了。’他这种需要是相当强烈的，你想他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天亮出门，黑了才进屋，那是很枯燥的。能有一个机会给他们唱唱、跳跳，穿点新的衣服出去就很满足了。能有这样一个大型的活动给他们，他们高兴啊，把所有的心愿都一起表达出来了。你们体会不到，他们太枯燥了，实际上这是他们本身的‘职业病’。”^注2004年古宜三月三的前一天我们看到山里来的姑娘盛装列队在县城走过，脸上的喜悦和体态表现出来的自豪让我们想起老黄的话——有机会穿着新衣服出来亮一亮他们是很高兴的。这些长年累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清贫、枯燥和单调中生活的人们，借由一年一度或数年一度的花炮节，共同营造着一种不同往日的欢乐情境，在节期中体验一种与平日的的生活有着巨大反差的狂欢生活，释放长期沉闷压抑的情绪。通过狂欢的节庆弥补现实中的精神缺憾，达到心理上的平衡是人类一种普遍的心理需求和行为。

注：本研究访谈资料。录音编号 040918G36b



1.4 相对封闭的社区与自由恋爱的传统——浪漫的择偶

情爱,更确切地说,性欲是民间狂欢节永恒的主题,尤其是在那些相对封闭的社区更是如此^[10]。在桂北侗乡,人们通过抢花炮体会一种原始的肉体快乐和美感,并且把她升华到信仰的层面,同时,这又是青年交友的黄金时节。这里的青年有自由恋爱的传统。青年谈恋爱有很多浪漫的方式,最流行的是“行歌坐月”。在少女进入婚恋年龄时,每逢月明之夜,有意追求的小伙子就会唱着“走寨歌”、“敲门歌”前来,有心的姑娘开门让中意的小伙子走进“月堂”(闺房),小伙子接着唱“对凳歌”和“讨茶歌”,姑娘让座给小伙子敬茶并以歌对唱,唱得情投意合就会相约再度“行歌坐月”。节日期间各个村寨的姑娘都打扮出来,湖南、贵州都会有很多年轻姑娘和后生仔来,年轻人来看热闹,也是来选意中人,花炮节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结识异性的机会。这是青年男女最广泛地进行社交的机会。2004年葛亮花炮节的时候,笔者住的旅社住进了3个结伴前来会友的女孩子,他们是前来与前一年花炮节结识的青年面对歌的。许多青年就是在这种“行歌坐月”的社交活动中加深了解,最后组成美满幸福的家庭。村民说,抢花炮期间情歌坐夜是最高潮的节目。

在林溪,八月十五侗寨要吹芦笙,小伙子在芦笙堂里穿起漂亮的衣服吹芦笙,姑娘们打扮得漂漂亮亮提着竹筒做的油灯在周围照。这也是一个找对象的现场。芦笙是不停地转着吹的,一些人见到漂亮的女孩子就停住不转了,看见芦笙在哪里停下来,就知哪里有漂亮的姑娘了^{注1}。这几年,由于青年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人们的交往方式也日益多样,支撑八月十五吹芦笙的那种谈恋爱的内涵和原始的动力已经所剩无几。马安寨芦笙队长说,“自从出去广东打工以后出来照灯的很少了,打工之前是很多的,人太多,围着大场都走不了。现在照灯要给钱才去。”过去程阳八寨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它的婚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八寨内或者附近的。“以前说呢,你嫁得太远了,不中用。讨了太远的也不中用。现在不同了,现在婚姻自由了,你嫁到哪里也可以,你到哪里带老婆回来也可以。”^{注2}现在人们大量地去广东打工,在外头相识、谈恋爱结婚的也多起来。大寨寨老说,开放以后,我们基本上靠打工得钱,很多人出去打工了。打工前90%的姑娘都嫁在八寨的,现在可能80%的人还在八寨吧,20%嫁出去了。讨老婆的情况也差不多^{注3}。现在,花炮节在青年男女之间传递信息的功能已经逐渐弱化,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开放,男女交往的方式增多,表现在择偶方面的功利性的功能逐渐让位于心理补偿性和娱乐性功能,这是民间艺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功能转变的共同特征,侗乡抢花炮也不例外。

1.5 山里人消费得起的精神文化——本土化的娱乐与狂欢

一篇文章说,“一位居住在闭塞山村里的农民,会满意于、陶醉于‘三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因为温饱解决了,性的问题解决了,传宗接代的也有了,亦复何求?!但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从肉体到精神都会退化和萎缩,必不可免地导致平庸化和侏儒化。当我们看到运动员在大海里冲浪,在高山上滑雪,在激流险滩中漂流,进行马拉松长跑,海峡间横渡,玩命式

赛车,惊险刺激的蹦极等等之时,我们就会深切地体会到:人生原来还可以活得如此丰富多彩,如此灿烂辉煌,如此震撼人心。并且,正是在这种充满活力的生活中,在这种大胆的尝试和探索中,我们才会获得对人生的新的感悟,发现先前从未有过的快乐”^[11]。这篇文章文字优美而充满激情,可惜对山里农民的认识是错的。作者不了解山村农民的生活状况,也不理解他们的情感。对于仍然生活在贫困中的山村农民,现代体育对他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体育和娱乐方式,以节庆狂欢的形式享受着与他们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相协调的体育文化,那是一种非常质朴的体育。

桂北侗乡属于贫困山区,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打工之前更低。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人们在生活中创造了许多自娱自乐的活动调节贫苦的生活。侗乡人爱斗牛。斗牛有规矩,比赛要拿两个牛角来比,牛角一样大的或者相差不大的,才能来对打,不能让一头细细牛角的牛与一个大大牛角的牛打,因为牛角细的专门挑眼睛,牛角大的专门挑下巴。所以要通过比角挑出两头相当的牛才开打。2004年梅林花炮节的斗牛中,没打多久一头较大的牛就夺命而逃了。那是宽牛角的牛,胜的牛是角窄的,它专门挑眼睛,那头大的牛因为被挑着眼睛而逃跑。梅林中学的老校长对我们说,外地来一个斗牛队至少有20个男的、20个女的,女的全部要盛装打扮,男的是准备拉牛的,当牛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就要用棕绳套住牛后腿把牛拉开,上演一出人与牛的拔河表演。因为不拉开牛,牛就会相斗而死。在贫困的侗乡,牛是人们重要的生产资料,人们在经济上承受不起以牛的生命为代价的斗牛,自古以来形成了这种牛相斗、人拉牛的体育娱乐。

在桂北侗乡许多地区有抢花炮活动。据笔者的调查,三江大小县的抢花炮有12处,现在不断有些原本没有抢花炮的地方在学着办。因为该活动很适合这个贫困的地区,它聚集人气又可以促进商贸活动。以前有还炮的形式,得炮人得到的奖励来年要还回来,这样主办者不需要很多的钱就可以不断地将活动办下去。抢花炮是一项充满悬念的竞技活动,又是一项简单原始的竞技体育活动,没有复杂的规则,亦无需复杂的技术,只要有勇气、有力气、遵守还炮和不打人不掐人等简单的规定就可报名参加。在几百人挤成数个人团拼抢半个小时甚至一两个小时的时候,常常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人到达报炮区,举起炮圈示众,获得本轮的花炮。民间抢花炮的规则是按照有利于大家去抢、吸引大家去看的原则制定的。在程阳,抢花炮有规定的范围,出线就不能再抢了,但如果是大家在激烈拼抢中出线,就允许继续抢下去,直到持炮者跑出人群三五步才叫停。一位抢炮青年说,“我们抢这个花炮的目的就是要看抢的,如果出线了不抢了,哪个得了就给哪个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们就是要体现我们的威力,为我们这个寨子出点力。抢那个炮是很需要勇气的,很多人去看就是要看抢的力量和游戏。”有时候抢花炮会出现出人意的幽默插曲。2004年程阳平坦寨的一个大个子青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抢得花炮,过了界限甩脱人群,裁判在那里判他获得,本来第三炮已经归他了,他们寨子的抢炮者兴奋地把他抛起来,他的炮圈放在口袋里,被抛掉下来却浑然不知,到报炮台领奖时拿不出炮圈,而眼见捡到炮

注1: 2004-02-03, 大田几位寨老访谈

注2: 2004-02-04, 林溪调查时对房东陈定华的访谈

注3: 2004-09-20 访谈。地点: 程阳大寨吴志繁老人的家中



圈的另一寨子的人领去奖品,成为大家的笑谈。谈起这事村民说,“按道理判给你了,别人是不会去抢你的了,但是你自己掉了。没有炮圈,非常可惜。”“最后还是认那个拿炮圈去的,这是规定”。人们喜欢抢炮的热闹,抢炮的趣事还会成为人们闲聊的话题,给人们枯燥的生活增添些许乐趣。在娱乐之中,也培养着人们遵守规则的习惯。



图3 被同伴抛起来的夺魁者 李志清摄

“狂欢”是人类的普遍现象,人类需要狂欢,因为需要情绪的宣泄以及宣泄以后的心灵的宁静。对于生活在单调或过于压抑紧张中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狂欢节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一个颠覆传统、放纵自身的机会。抢花炮是侗乡人自己的狂欢节,侗族村落里人们平时有着谦让的习惯,但在抢花炮的时候却可以不顾一切地奋力拼抢。巴赫金认为,狂欢节的核心是民间文化,是由平民大众自发自愿,人人参与,人人是导演、演员和观众的喜剧盛宴。侗乡的抢花炮正是这样的喜剧盛宴。

2 经济基础

2.1 解放前:多样性的经济来源

在以村寨为单位抢花炮的地区(如林溪和程阳),抢花炮活动的经费有两种情况——花炮节组织者(筹委会)的活动经费和还炮村寨的活动经费。还炮村寨的经费是在本村内部乐捐,由于抢炮和还炮都视为全寨的事情,获得花炮是全寨的荣誉,还炮也是全寨的事情,家家户户都有出钱出力的义务。由于花炮代表吉祥,还炮附着了村民的信仰,因此还炮乐捐的时候通常人们会按人丁捐款,连小婴儿的母亲也会帮他捐一份。花炮节组织者(筹委会)的活动经费则是多种多样的。解放前梅林花炮会在老历12月由会里的2~3个老人在赶场(赶圩)的日子到圩场上为放花炮乐捐收钱。那时候是子午赶场,上百个货摊,每摊收两角钱,他们把得来的一部分钱拿去买田给别人种,搞会期的时候就有打平伙的来了。此外回龙祠上香的人捐的油、捐的钱、帮人解签的钱也用于放花炮;富禄靠的是货例捐,因为富禄以前是繁荣的商埠,货物都是靠船运的,凡是起运的货,或者是到达的货,商会都有登记,就按进出货物收厘捐,拿部分货厘捐来办花炮。八百街没有货厘捐,是由花炮会员捐一定的钱买偿田,收地租,另有部分基金拿来放高利贷,收回来的钱拿来补花炮的开销;古宜抢花炮在解放前有庙产,那是一些商人捐钱买的田,给别人租种,年年收租金,用这个钱来搞活动,到时候还组织乐捐,各个商号、门面,做大

生意的就给100块、1000块不等,作小生意的也多少出点,自愿捐款。总之,解放前花炮的经济来源是因地制宜、多渠道、多样性的,所需经费来自于乡土社会自身,在地方民间组织的有效组织和管理下,人们依靠自身的力量举办着一年一度的狂欢盛会,满足自己娱乐、休闲、信仰、交往以及商贸等方面的需要。

2.2 解放初—改革开放之前:经济来源变得单一

解放后,墟场收税、开赌的情况被禁止了;没有了商会的货厘捐;经过土改,偿田也不复存在,筹委会的经费靠当地的乐捐和政府的有限支持,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人们义务而做的。富禄的花炮节自古以来就以经贸活动为特色,就是大跃进时期,要挑大粪、挖地才能进富禄街的严厉控制措施也没能阻止两边大山的苗民和侗民下来过三月三。由于来自商会的经济来源的断绝,花炮节没有了请戏等需要花钱的娱乐活动,但箩筐、渔网、板凳、桌子等民间商贸活动还是热闹如常,河滩五颜六色、盛装打扮的青年男女对歌等社交活动也是盛况依旧。市场经济以前人们无偿地出钱出力办花炮活动,民间花炮组织并没有感到经济上的压力,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村寨内部,人们以朴素的方式延续着抢花炮的传统。

2.3 改革开放:广开来源渠道

市场经济后,办花炮的成本提高。一位乡干部说,“现在什么都市场化了、经济化了,一年筹办一次要花很多钱的,所以现在他们要组织很多人去社会各界、企业、单位、个人去寻找支持、赞助,去那些有本地人在那里工作特别是当领导的单位要点钱”。抢花炮活动的资金基本上是靠到县级单位募捐,在这种募捐中,人们利用的是传统的老乡关系和熟人关系。由于血缘和地缘的关系,一个实现了向上流动的农村人仍然与原来所在的乡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进入城镇,由于工作、生活及个人兴趣等各种渠道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圈子,在家乡的公益活动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关系帮助乡亲。在本文的调查中,这些已向上流动的这些人主要是出于成就感、荣誉感和责任感而帮助自己的乡亲,看重的是以此获得的社会资本。不管怎样,从农村出去的“人才”对于贫困的家乡是一笔可以利用的“财富”。

调查之初,笔者有着与许多外人一样的疑问:为什么这里的民间组织者主要向政府和事业单位集资?应该可以向企业集资,为企业打品牌呀!从逐渐深入的调查了解到,侗族地区企业不发达,据《三江县志》记载,1986年企业收入12万元,比1985年增收1.6万元,增长15.4%,占财政总收入1.5%。1997年企业收入200万元,占财政总收入8.9%。1986年至1997年,企业收入2372万元,年均收入197.7万元。同时,贫困乡村很低的消费水平使得外面的企业对这项活动的赞助不是很感兴趣。2002年三江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是1368元^注,当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2476元^[12];三江县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928元,当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7703元。可见桂北侗乡大部分人的生活仍是相当贫困的。太低的消费水平无法吸引商家。梅林老会首出示一份记录对笔者说,1998年他们曾经向60家企业发去求援信,其中不乏常在中央电视台广告中露面的本省知名企业,但无一回复。尽管工作十分艰难,但侗乡民间组织者已看到

注:三江县的统计数据来自2002年度三江县农村小康住户调查综合表和2002年度三江县城镇小康住户调查综合表(2004年9月在三江县调查时三江县统计局提供)。



商家合作是必然的趋势，因此正在朝这方面努力并且初见成效。人们已经意识到，走与商家结合的路，搞宣传、做广告、拉赞助，这路子以后可能走得更远。从富禄和古宜的商业赞助的成功他们也意识到，影响和规模的扩大是联系商家本钱，因此在想方设法扩大影响，包括开拓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渠道的宣传。

由于主要是向政府和事业单位集资，财神是政府，是事业单位，所以民间就要迎合政府的趣味和需求而发生一些变化^[4]。谋求商业赞助使民间组织者看到一线曙光，这是他们十分期待的事情，这种合作的关系能够使他们保持尊严，不像到政府和事业单位集资那样是一种乞讨的角色。随着旅游的兴起，该地区现在已经朝向旅游发展，为适应旅游暨谋求商业赞助的需要，侗乡的抢花炮活动由原先那种内演的形式逐渐向外演发展了。

2.4 当前的困境与出路

在低消费和贫困艰苦的环境中，人们依靠相互的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度过天灾人祸、共同提供和享受娱乐。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桂北侗乡乡民的生活具有一定程度的原始共产主义的性质，人们参加各种集体活动不计报酬，所需物质也是无偿奉献。转入市场经济以后，人们的商品意识开始觉醒，许多活动要讲一定的报酬，用富禄老张的话就是“现在的人都变精（聪明）了，做什么事要考虑经济利益”，芦笙队、银花队都要给钱的，以前是不负责嘉宾接待的，现在要接待嘉宾，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著名的花炮节举办地往往是历史上繁荣的商业码头，随着公路的开通，这些地方往日的繁荣不再。交通的改善和客运的发展使花炮节的人流不再滞留或滞留时间缩短。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很快，人们不再过分依赖花炮会期进行物质交换和购买需要的物品，这就使花炮节的商业活动受到极大的影响，热闹程度降低。由于当地经济状况较差，每次举办抢花炮活动都要出去赖钱（集资）。目前抢花炮活动正陷入困境。但是人们并没有放弃花炮，解决问题各有思路。有的以保持传统求得生存；有的希望政府接管，试图通过花炮节重振地方声望；有的期望完成花炮节纪念馆工程，实现民众心愿；有的在与政府交涉，试图争回公共土地所有权，为花炮谋得一份固定资产彻底解决放花炮的经费问题。

3 组织基础

一项跨村落的民间大型集体活动能够有序地进行并且稳定地传承，与当地民间组织的存在以及民间组织的权威与号召力有直接关系。桂北侗族地区的抢花炮是一种带有民间信仰成分的、有故定祭祀日期的酬神赛会活动^[3]，该活动之所以能够在这一地区生生不息地传承，除了适合当地的生态环境和人们的消费水平，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和物质需要，具有很好的民众基础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一套具有传承性的有效的社群组织系统。

3.1 老人协会：传统的组织资源

笔者初次进入桂北侗乡做抢花炮的田野调查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老人地位特别高，在花炮的筹备、组织活动，抢花炮的仪式过程等方面老人的地位特别突出^[3]。该

地区的抢花炮活动完全是由民间筹委会筹备、组织的，筹委会又是由各村的老人协会负责人组成的。花炮筹委会是一种地缘组织，或者说就是跨村寨的老人协会组织。深入的调查得知，这里的老人协会与笔者所认识的城里那种仅限于在老年人中开展娱乐健身活动和联谊活动的“老人协会”相去甚远，它是一种村寨自治组织，在村寨里做什么工作都离不开老人协会的支持。我国农村改革讨论的许多自治方案和试验，例如著名三农学者贺雪峰在江西洪湖渔场的试验^注 在这里已经自发地存在。

对于村寨老人协会的情况和老人协会的渊源，笔者做了许多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基层政府的有关负责人和各村寨的寨老，有些是个人访谈，有些是焦点团体（花炮筹委会老人）的访谈。综合对该地区各方人士的访谈和文献资料，我们知道，历史上三江各村寨都有寨老组织，寨老的产生大都是自然形成的。形成的途径是寨上一些为人正直公道、热心公益、熟悉乡规民约、能说会道的中年男子，在为人们调解争端中获得威望而成为寨老。寨老既不是世袭也不是终身制。若处事不公、袒护亲友、接受贿赂、颠倒是非，或年老无能、威信降低，大家再也不去找他理事，自然就被淘汰。寨老的职责是：对内主持成员大会，制定或重申乡规民约，处理家庭、婚姻、山林、水利纠纷及盗窃、抢劫等案件；对外代表本寨与邻寨寨老共同处理有关事宜。寨老平时务农，没有固定报酬，只是在为人调解纠纷中，由当事人供伙食，事毕，送几把糯禾或小笔钱财。寨中鼓楼是寨老们议事的场所。文化大革命时期，寨老被打成牛鬼蛇神，改革开放以后，村里的一些寨老又开始管理寨子的公共事务，政府也认为寨老对这个地方的管理起了好的作用，默认了侗家寨老管理的实际状况，利用寨老这一传统组织管理资源做好村寨的工作，民间也利用这个机会把组织恢复起来。

由于老人协会的存在，这里民风淳朴、村寨社会秩序相当不错。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老人协会的地位正在式微。抢花炮与老人协会之间有着某种互为依托的关系。抢花炮仪式强化着侗乡的尚老、敬老传统，抢花炮活动使寨老们加强了相互的以及与外界的沟通，是他们增加社会资本的机会，因而也强化了寨老的权威，这对于维持侗寨传统的自组织功能，维护村寨的安定团结和组织活力是十分有益的。

3.2 花炮筹委会：随社会背景而变幻“政治色彩”

过去，抢花炮活动是一种跨村落的“内演”的活动，所利用的基本上也是村落内部的资源。当地的寨老组织（老人协会），老人的权威、地位、人际关系以及对传统仪式的知识都是组织这项活动的资源，办炮的资金也主要来自乡土社会内部，因此花炮组织没有多少政治色彩。随着国家经济改革的深化，举办花炮节的经济开销不断增大，贫困的山村举行这一活动越来越依靠到政府和各事业单位集资，于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村支书等成为筹委会的主要成员，筹委会的“政治色彩”开始明显。一位筹委会成员是县政协委员，他说，“我经常出去开会，县里面的领导我比较熟，关系也比较好，集资就方便点。”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集资逐渐由向政府和各事业单位集资转向增加商业赞助，筹委会领导机构将会逐渐增加“经济能人”的成分，其组委会成员的年龄也会趋于年轻。目前古宜、富禄、梅林都已出现这样的状况。由此可见，花炮组织的变迁也折射了社会的变迁。

注：著名三农学者贺雪峰在洪湖渔场倡导组建老年人协会，进行农村文化建设的实验，尝试在一个缺乏合作资源、人与人之间已经原子化的村庄里，靠外力推动建立一个可持续性的自我维护的民间组织，目的是丰富农村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3.3 青年花炮会：村落象征资本的重新分配

民间组织者把组织抢花炮当作为大家做善事，能获得民众的尊敬和爱戴是他们最大的满足。与其它地方基本上是老人组织抢花炮不同，2004年M乡新成立的青年花炮会取代两个老的花炮会主办了中断多年的抢花炮活动。组织抢花炮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更换抢花炮的组织者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即使有乡政府的支持，试图接手组织工作的ML年轻人也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他们与两个花炮会的会首们多次协商、会谈，最终达成共识，然后才正式进行筹备工作。在抢花炮活动过程中，出钱做筹委会负责人、组织抢炮队都成为获得社会资本、显示自己社会地位高低的一种手段，村庄公共人物的身份仍然是值得羡慕的。一位青年花炮会会员说，为地方搞娱乐，我们有钱能为社会，为寨子出力，都有公益心。所以我们有威望。青年花炮会的会首说，他为出钱多的人都安了一个“长”并且定做胸牌。现在在外面各种大小会议代表都挂这样的胸牌，但这些副指挥长大多是第一次挂胸牌，为了筹办花炮节他们不仅慷慨解囊而且调动自己的社会关系集到不少资金，花炮节的时候跑前跑后、忙里忙外，那份自豪和荣耀明显地写在脸上。问起为什么出钱出力做这事，他们一律回答为了大家热闹，为ML争荣誉，为地方做好事。但事实上，除了行善积德、得到群众好感，获得荣誉和安全之外，当地小城镇建设即将启动，主办花炮节是获取社会资本的极好机会。这些靠智慧和劳动富裕起来的青年深知这一点，通过筹办花炮节，他们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密切了与政府的关系，为自己在小城镇建设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出钱出力办花炮的行为可以说是一种投资行为。有人说，“ML青年恢复抢花炮有很明显的功利色彩，但是这种功利的事情目前是一种双赢的结果，引导得好它就为我们这个文化的传承做贡献，不好好引导它就是一种昙花一现，没有多久它也就消失啦”。这些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4 讨论与小结 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的传承——传承和再生产地方性知识，全景式展现乡土社会面貌

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附着着当地的信仰文化，饱含着人们期盼幸福的心理，也表达着集体团结向上的精神。由于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都是以大型节庆形式开展，因此，它受当地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与当地民间组织的存在以及民间组织的权威与号召力有直接关系。通过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的传承，乡土社会传承和再生产着地方性知识，乡土社会面貌得到全景式展现。抢花炮在桂北侗乡的传承体现了当地民众的需要和民间精英的需要，同时又与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关联，在这种仪式性体育活动的传承过程中体现着民族的信仰文化，折射出当地的文化特征和社会文化的变迁。

抢花炮在桂北侗族地区的流传和受人喜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抢花炮能够承载该地区民众的信仰观念，与侗族地区民众的信仰文化有机结合。侗乡人的观念中有“神”，但没有达到神权统治的程度，信仰同时务实是他们的心理写照。花炮是一种信仰载体，它代表了人们最期望获得的好运，但这好运不去“抢”是没有的，去“抢”的人都有得到的机会，这就与“信仰同时务实”的心理需求相契合。

侗族有着浓郁的原始民主自治的理念，人人享有同等的

权利与义务这种原始民主的思想观念渗透在侗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人享有平等的抢炮机会和权利，这是表现在抢花炮活动中的原始民主观念，是与他们社会生活中的原始民主的道德信念和秩序相一致的。

在桂北侗乡，花炮节给青年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结识异性的机会，是青年男女最广泛地进行社交的机会。但现在花炮节在青年男女之间传递信息的功能已经逐渐弱化，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开放，男女交往的方式增多，表现在择偶方面的功利性的功能逐渐让位于心理补偿性和娱乐性功能。

劳作和节庆狂欢使生活张弛有度，成为有意义、有活力的生活。仪式性体育活动使人们从身体到心理得到宣泄和放松，对于保持人们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花炮节是桂北侗乡一年中最热闹、最疯狂的日子，在花炮节的狂欢中，他们平时“无精打采”的生活得到彻底的改变，这对他们是一种精神的调节。精彩刺激而充满悬念的抢花炮吸引了众多村民，在许多传统活动渐渐式微之际，抢花炮作为展示体力与智慧和技巧及团队精神运动仍然受到村民的喜爱和重视。抢花炮是侗乡人自己的狂欢节，是由平民大众自发自愿，人人参与，人人是导演、演员和观众的喜剧盛宴。

解放前侗乡抢花炮的经济来源是因地制宜、多渠道、多样性的，所需经费全部来自于乡土社会自身，解放后靠老百姓自愿集资和各单位的支持。市场经济以前，大家都处于低水平的生活状态，时间价值、劳动价值都没有明显体现，人们无偿地出钱出力办花炮活动，民间花炮组织并没有感到经济上的压力。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后，办花炮的成本提高，于是需要扩大集资范围。侗族地区企业不发达，同时，贫困乡村很低的消费水平使得外面的企业对这项活动的赞助不太感兴趣，因此民间组织者主要向政府和事业单位集资。在这种募捐中，人们利用的是传统的老乡关系和熟人关系，侗乡已向上流动的这些人主要是出于成就感、荣誉感和责任感而帮助自己的乡亲，看重的是以此获得的社会资本。从农村出去的“人才”对于贫困的家乡是一笔可以利用的“财富”。近年来侗乡民间组织者已看到商家合作是必然的趋势，因此正在朝这方面努力并且初见成效。

在市场化的今天，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抢花炮，每年举行一次成为贫困山村的一种不小的经济负担，因此，除了富禄，很多地方的花炮节都改为3年或5年举办一次。近年来中央政府十分注重保护民族文化，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怎么让民族文化自己生存和发展是目前应该引起政府和社会关注的事情。有些东西失传了、濒临灭绝了，国家花很大的本钱去挖掘和抢救，而对生存着的一些民族文化则相对忽略。保护民族文化要有实际的支持行动，而且这种支持应该着眼于长效的行动。民间文化活动不仅需要输血式的支持，更需要造血式的支持。给予适当的政策，能够有助于解决民族文化的生存危机问题。

一项跨村落的民间大型集体活动能够有序地进行并且稳定地传承，与当地民间组织的存在以及民间组织的权威与号召力有直接关系。桂北侗乡抢花炮的组织基础是老人协会，这是具有传承性的有效的社群组织系统。花炮筹委会



是一种地缘组织，也就是跨村寨的老人协会组织。老人协会是一种村寨自治组织，由于老人协会的存在，这里民风淳朴、村寨社会秩序相当不错，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老人协会的地位正在式微。在这里，抢花炮与老人协会之间有着某种互为依托的关系。

许多研究表明一种民俗之所以能传承千年而不衰主要是信仰的力量。抢花炮与侗人的信仰、侗乡的敬老习俗相契合，也与侗乡的传统社会组织相依托。虚幻的精神需求与现实的交往和娱乐需求相结合，原始宗教精神与狂欢精神相结合，这就是仪式性民间体育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社会心理基础。侗乡人热心公益事业、积极乐捐，同时由于通过抢花炮节的狂欢、娱乐、表演等载体使侗族文化得以集中体现，为地方宣传和发展当地旅游的重要资源而能够得到政府的有限经济支持是活动得以延续的经济基础，当地民间组织的存在以及民间组织的权威与号召力是该活动稳定传承的组织基础。

参考文献:

[1] 凯伦·阿姆斯特朗(蔡昌雄译). 神的历史 [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1, 4

[2] 钟敬文. 论娱乐 [J]. 浙江学刊, 1999, 5: 92-95
 [3] 李志清. 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在乡土社会的存在与意义(二) [J]. 体育科研, 2006, (5)
 [4] 李志清. 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在乡土社会的存在与意义——桂北侗乡抢花炮的表达 [D]. 上海体育学院博士论文, 2006
 [5] 邓敏文、吴浩. 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6] 邓敏文、吴浩. 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冼光位. 侗族通览 [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85~106.
 [7] 礼记·杂记 [M]. 中华书局
 [8] 孙希旦. 礼记集解(下) [M]. 中华书局, 1115
 [9] 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M].
 [10] 黄泽. 西南民族节日文化 [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11] 陈波. 体育的人文内涵——也论体育何为 [N]. 中华读书报, 2000年11月29日
 [12]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B].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责任编辑: 何 颢)



英国的体育休闲产业

英国的休闲产业是一个高增长产业，每年对GDP的贡献率为10%，包括健身、博彩和体育休闲活动，其中健身业又分为私人健身俱乐部和公共休闲中心，另外还有利用学校和大学资源开办的健身俱乐部。以年轻人为主的蹦极、冲浪、滑板、攀岩、滑翔、激流皮艇、水上摩托、轮滑、花式自行车等“极限运动”项目也正以飞快的速度在社会传播，成为人们热衷的休闲活动内容。

1 英国体育休闲产业规模

英国休闲产业就业人员占整个就业市场的13.5% (300万以上)，休闲产业规模占GDP的10%，其中体育领域就业人员占整个就业市场的2% (40多万)，规模占GDP的2%。政府每年在体育领域的税收为55亿英镑。约60%的英国人参加某种形式的体育或身体锻炼活动。步行是英国参与人数最多的活动项目，足球是英国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全英国共48600家足球俱乐部，300万俱乐部会员。此外，英国还有2000家网球俱乐部，会员200万人；430家棒球联盟俱乐部，会员4.2万人。在私人俱乐部中共有43800名全职或兼职工作人员。公共休闲中心共有36600名全职或兼职工作人员，他们主要是25~29岁的青年人。英国共有3738处公共体育中心，估计共有健身会员超过250万人，其中43%依托于学校中，57%为独立经营。英国还有1200家斯诺克俱乐部，260家保龄球中心，共有5600道保龄球球道。学校公共体育和休闲增长最快，2003年新开公共体育与休闲场所73%位于学校中。英国20%的健身俱乐部位于伦敦地区，其他增长较快的地区是北部地区、东英吉利和威尔士。

英国开设体育休闲相关专业的院校一共有115家，学科涵盖体育休闲的方方面面：体育休闲管理、体育休闲法律、体育休闲心理学、体育休闲设施设计、体育休闲社会学、体育休闲医疗、体育休闲教育、体育休闲旅游学等等。

野餐、博彩是最主要的非家庭休闲方式。主要的博彩活动包括赌马、赛狗、六合彩、国家彩票、苹果机、足球彩票等，2003年博彩业的产值估计为80亿英镑，并提供1.8万个就业岗位。《英国体育与休闲产业》(BISL) 研究显示，2003年89%的英国人至少参与过博彩一次，大部分人每周1~3次。2003年近550万人参加赛跑类博彩，赛事和喂养产业提供了6万个就业岗位。电话、网络和电视博彩增长最快，但国家彩票仍是最流行的。

英国大约有415家体育休闲器材生产企业，而生产体育休闲用品(服装、球鞋)的企业则较难统计。这两类企业都具有相似点：企业规模参差不齐，其中中小型企业占大多数。

体育竞赛和休闲观赏服务还可以通过现场观看、有线电视、电台等提供。英国有3家公共电视机构：BBC(英国广播公司)同时播出电视和广播节目；ITC(独立电视委员会)负责对包括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在内的商业电视台发放许可证和规范管理；广播局负责对包括有线和卫星转播的电台在内的商业电台发放许可证和规范管理。此外还有Eurosport、Sky等商业广播公司以及约200家地方性独立广播电台，播送地方新闻、体育、音乐及其他的娱乐、教育和消费指南。体育赛事观众火爆，如2002~2003赛季英超联赛的观众超过1300万人次(34324人/场)，每场上座率都在90%以上，足球、高尔夫球、板球、赛马、F1、摩托车等体育项目电视观众众多。

2 体育休闲投入与产出

据估计，政府对体育休闲产业每投入1英镑，该产业就会回报纳税人5英镑，这还不算体育旅游所带来的收益。在英国国民经济结构的42个部门中，体育产业的关联度排第8位。1995年英国体育消费额为104亿英镑，其中英格兰就达85亿英镑。体育相关的经济活动产值为99.6亿英镑，对地方和中央政府的经济贡献率分别为9.32%和0.35%。体育提供了42万多个就业岗位，志愿者活动相当于提供了10.8万个全职工作岗位。

英国体育消费支出包括：观看比赛、购买运动服装与体育器材、参加体育活动、体育博彩、购买体育出版物、购买体育影像产品、与健身及体育相关的旅行、购买或租用运动船等支出。2000年英国国民对体育休闲产品的消费主要有：收费体育电视、杂志、书刊的预订费用(27亿英镑)、体育服装和体育用鞋(25亿英镑)、体育相关博彩(23亿英镑)、其他体育商品(8亿英镑)和参与费用(6亿英镑)。